

guizhou minjianwenhua yanjiu congshu

黄泽桂

GUIZHOU MINJIANWENHUA YANJIU CONGSHU

舞蹈与族群

5

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舞蹈与族群——赫章民族舞蹈考察

民出版社

K280.73/J722.22

W800
=5

贵州人民出版社

舞蹈与族群

舞蹈与族群——赫章民族舞蹈考察

Guizhou minjianwenhua yanjiu congshu

黄泽桂

责任编辑 胡世蓉
封面设计 曹琼德
技术设计 夏顺利
特约编辑 张建建

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
舞蹈与族群
黄泽桂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政编码 550001)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75 印张 169 千字 5 插页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221-04087-7/C · 44 定价:10.10 元

《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吴家萃

执行主编 徐新建

编 委 吴家萃 吴秋林 余未人 张建军
徐新建 奚晓青 章海荣 潘年英

总 策 划 余未人

貴州高魚民間
文化寶庫
打開山
門走向世界

費方通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苗族花场 (李天菊提供)



彝族撒麻舞 (黄泽桂提供)



小花苗族芦笙舞（杨德惠提供）



从小学芦笙（赫章民委提供）



小花苗族姑娘（李天菊提供）



彝族撒荞舞（黄泽桂提供）

内 容 提 要

本书对黔西北偏远县赫章的民间舞蹈及其与族群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与研究。作者采用“舞蹈生态学”架构,把舞蹈作为一种文化的表述系列来予以确认,从而提供了对于舞蹈行为寓意、象征、功能等的多元解读,展示出族群生活与舞蹈的种种联系特征。通过这样的框架及研究实践,对民族地区的舞蹈文化研究进行了一次新的开拓性的尝试。

Dance & Ethnic Groups

—— A Survey of Folk Dance in Hezhang County of Guizhou Province

The author has investigated and researched overall folk dance and minority groups in a remote county in the north-west of Guizhou. Viewing from the angle of dance and ecology, the author has affirmed that dance is a set of cultural expression, and offered an multifunctional decoding of its implications and symbolic body movements, displaying a variety of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al life and dance. This is a brand-new trial work of studying ethnic dance.

• 目 录 •

绪论 族群舞蹈概述	(1)
第一节 崇拜祖先的舞蹈	(2)
第二节 亲属关系的舞蹈	(6)
第三节 家支世系的舞蹈	(9)
第四节 叙事的舞蹈	(14)
第五节 风格各异的舞蹈	(19)
第一章 赫章县人文生境和族群生活概况	(27)
第一节 赫章县人文生境概况	(27)
第二节 赫章县苗族族群生活概况	(30)
第三节 赫章县彝族族群生活概况	(37)
第二章 大花苗族舞蹈	(43)
第一节 够嘎底嘎且与民族大迁徙(大迁徙舞)	(43)
第二节 哩鸠忝与婚姻礼仪(敬酒舞)	(64)
第三节 自·南阿撵纪与族群祭祀(祭祀舞)	(74)
第三章 小花苗族舞蹈	(83)
第一节 哽阿施与选女婿(情谊舞)	(83)
第二节 嘎机簸的基本功能(花场舞)	(96)
第三节 哽嘎机塔与丧祭叙事(丧葬舞)	(108)
第四节 嘎几夺咖与芦笙舞形式特征(迁徙舞)	(119)

族群舞蹈概述

在号称艺术之母的舞蹈中,积淀了人类原始自然的特性,也存贮了人类文化的印记。它是人类文化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文化艺术一样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舞蹈又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它融合在某一民族集团的社会生活之中,是那一族群的独特人体叙事。在把舞蹈看成是以审美愉悦为主的现代社会,舞蹈的叙事功能、舞蹈与族群文化的关系、舞蹈与族群社会生活的关系几近消失。通过对现在仍然存活的民间舞蹈事象的考察,拟构出舞蹈的文化叙事功能,从舞蹈生态学、舞蹈人类学的角度进入,对民间舞蹈进行多方面的解析和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赫章县地处偏远,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影响较小,有些地区的社会形态还保留着较为原始的自然状态。以氏族、家支等血缘支系为主要组织结构的族群集团生活方式还未被打破,对外交往相对封闭,基本上还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现代工业产品在他们生活中还未占据重要位置,只是生活中一点小小的补充。民间舞蹈生存其间,显得稳定、和谐而有生命力。其以权威的姿态参与族群成员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大事,成为族群文化结构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的社会环境为我们的舞蹈生态研究提供了典型的范例,

使我们能从存活着的、有着勃勃生机和丰富感情的对象中获取到族群范围内的社会信息、文化信息、舞蹈信息。借此对探索原始舞蹈在族群集团生活中的基本功能,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笔者采用微型社区舞蹈生态的研究方式,选择了贵州毕节地区赫章县民间舞蹈作为研究对象。其理由有四:(一)笔者曾四次到赫章县参加《民间舞蹈集成》整理资料、审查稿件、熟悉文字录像资料;曾随毕节地区民委在赫章、威宁一带采风半月之久,对那一地域的民间舞蹈有田野作业的经验;曾专程两次考察某方面的舞蹈理论课题。(二)赫章县民族之间、族群之间有较明显的文化艺术界限。其各具特色、互不雷同,显示了不同民族、不同支系因文化背景有别而产生出舞蹈风格彼此相异的特别现象,从而具有舞蹈生态文化的研究价值。(三)该县交通不便、经济文化相对封闭,民间舞蹈长期保存于这样的社会形态之中,舞蹈——生态——文化相对完整,为舞蹈生态研究提供了稳定而典型的范例。(四)笔者与当地学者、民间艺人交往甚多,采访过数10人,尤其是苗族杨德惠、李正章、朱文德,彝族龙正清、龙宪良、王子国等人对笔者帮助很大。资料来源一方面依靠《民间舞蹈集成·县卷本》,另一方面靠丰富的采访材料,而大多数材料都是由他们提供的,在此谨表感谢!

通过近年来对该县18个民间舞蹈的逐一分析,笔者欣喜地发现民间舞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它周围聚集着诸多信息。其中,反映了人际关系、血缘组织、祖先崇拜、伦理思想、民族支系历史轨迹等等内容。概括而言,使笔者深受触动而又认识最深的有下述几个方面,以下分节概述。

第一节 崇拜祖先的舞蹈

祖先崇拜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个长期的精神现象,巫鬼舞蹈

几乎在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阶段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英雄崇拜、物神崇拜等等,其很大部分演绎发展到最后,往往归结于祖先的名份之下。这是人类集团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

舞蹈与祖先崇拜、鬼神崇拜可谓血缘关系亲密无间。追根溯源,中国的“舞”字,甲骨文作“𠂔、𠂔、𠂔”等,像人持牛尾或鸟羽之状。巫和舞原是同一字,远古时候专以舞祀神者为“巫”。《说文》云:“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巫舞同字同源正好说明了舞蹈与鬼神崇拜、祖先崇拜的紧密关系。此后的发展两者依然相伴相携。汉代王逸《楚辞章句》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乐歌舞,以乐诸神”。《周礼·春官》载:“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回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春秋战国,南方楚地信巫事鬼有增无减,数篇《楚辞》即透露出巫舞文化的许多消息。还有一条从古至今的线索是关于史前夏禹的。传说夏禹治水是以巫舞作法,踏罡布斗,驱妖降魔,方能疏通河道,治理洪水,造福万代。迄今,贵州民间巫舞事鬼大多还以‘禹步’跳舞作法,普遍存在‘禹步’独擅胜场的情形。

对祖先的崇拜,是中国古代人民的主要信仰之一,贵州赫章各民族亦不例外。对祖先的崇拜高于一切。苗族的始祖为蚩尤,即与炎帝黄帝大战于中原的“铜头铁额”的英雄。他是海内外苗族的共同祖先。彝族始祖为笃米,也称笃慕。他有六个儿子,世称“六祖”,彝族民间现今还流传着的“世系谱谍”即从他们开始。苗彝两族都有分鼓分支的传统习惯。彝族为10代分支,以“灵桶”为标志;苗族为九代分支,以“木鼓”为标志。分鼓分支以后,各个新的族群集团的近代祖先已亦不同。各个族群集团除了敬奉祭祀老祖先之外,又

要敬奉祭祀新的祖先。老祖先是共同的,它决定了民族的范围界限。新祖先已各各不同,这又划定了现实生活中族群集团的范围界限。在赫章,一个村寨一个姓氏,几个村寨一个姓氏的情况,正是祖先分枝分支后定下的社会组织格局。

他们的民间舞蹈,绝大多数直接起源或旁及祖先崇拜,祖先的英灵似乎无处不在。苗舞《够嘎底嘎且》、《嘎几夺咖》等迁徙舞直接描述的是祖先的历史事迹,描述祖先在历史战争中为民族的生死存亡所作的巨大努力。《哽嘎机嗒》、《肯合贝》等丧祭舞是祖先崇拜的另一种形式:德高望重、正常死亡的长者才能享受族人的隆重祭奠,才能得到以《哽嘎机嗒》、《肯合贝》把他的灵魂安全护送到他们的故乡,老祖先灵魂的居住地,与祖先共同享受子孙的祭祀。而非正常死亡者,例如暴死、火烧死、溺水死、落岩死、妇女难产死等均属非正常死亡,得不到《哽嘎机嗒》、《肯合贝》的指路护送,以及家人亲朋的祭奠,成为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当然,其中为民族而战的英灵不属于非正常死亡之列,他们被视作本民族的英雄得到最隆重的祭奠(详见彝族舞蹈《肯合贝》)。

婚恋社交舞蹈,表面看似现实人生的舞蹈,但仔细揣摩又会发现它处处透露出祖先崇拜的痕迹。《拿肯劳忒》、《嘎技簸》等花坡舞蹈,舞前要树花树,立竹竿,挂红献祭,烧香祭酒,诚请祖先灵魂到场护佑。那一花树,象征着祖先的英灵所在,他的儿孙们围树而舞,在他的庇护下各得其所,祈福禳灾。

舞蹈传说,大多与祖先崇拜有关。彝族丧祭歌舞《肯合贝》中传说的是“实勺糯摩遮”的故事。据彝族古籍记载,远古彝族有实勺大部族,人丁兴旺,人老不会死,按时间把老人送到郊外平坝上烈日曝晒便能返老还童。族长实勺途中射死一老猿猴,近看其形似人,认为误伤了老人,遂举行斋祭,彝语称之为“实勺糯摩遮”。

婚嫁歌舞亦与祖先传说有关。据传:彝族祖先笃米遭洪水之灾,孤独无偶,天君策举祖在吹谷悬嘎地方开设歌场,彝语谓“米弥

谷节突”，邀其前往对歌成亲，世上方才有了婚嫁歌舞。

苗族舞蹈传说也很丰富，除了几个迁徙舞蹈与祖先丰功伟绩有关，还有遍布全县大大小小的花场舞亦有祖先某某开设花场的传说（详见第二章，小花苗族舞蹈“嘎技簸”）。丧祭舞蹈的传说更为详尽。《嘎嘎机喀》的传说是：有祖先叫始遗，从天上来到人间生活，秋后丰收，从天上接外婆来尝新米。半夜，外婆出外解溲，被始遗养的恶狗误害而死。于是，始遗为外婆举办悼念祭祀，超度她的灵魂回归天界。

民间舞蹈服装，是族群祖先崇拜的又一有力证明。苗族、彝族的服装纹饰的重点部位都精心刺绣有祖灵的标志。这种现象在贵州少数民族服饰中属普遍现象，其中尤以苗族为甚。贵州苗族支系众多，据说有上百个支系。支系间的区别最重要的凭据就是语言与服饰。服饰区别中重点部位的纹饰又是首当其冲（纹样是不能改动的）。而每一个重点纹饰几乎都有一段与祖先有关的传说故事。

贵州民间工艺美术研究学者殷树成先生对祖先崇拜有独到的见解。他对笔者说：“人类在没有政治之前就是‘灵治’——集体精灵的统治。”“国家产生之前的氏族社会，一直到接近民族的部落联盟，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维持公共秩序的力量是什么呢？就是集体信仰的精灵。国家的政治是按地区设立权力机构统治社会，氏族的灵治是按血缘集体创造的信仰调节人与人的平等关系。精灵的形式是神怪的超自然力量，而实质是集体的必不可少的信仰，没有精灵就没有氏族集体。氏族首领也是臣属于精灵的被统治者，因而无特权。”这段话精辟地指出了原始社会祖先崇拜的实质。

族群集团对祖先的无限崇拜形成族群文化的根源，是民间舞蹈的深层结构部分。祖先信仰的需要决定了舞蹈存在的理由，正如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所说：“舞蹈是一种祭典仪式。”恩格斯也说：“舞蹈尤其是一切宗教祭典的主要组成部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民间舞蹈的历史状况正是如此。